

“吧”族新词的多角度语用分析

李 珂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吧”族新词衍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套用词语模创造新词,二是借用英译兼表意的外来词。“吧”引申为表室内休闲娱乐场所的语义,是构成名词的标志。“吧”族新词的产生不仅是一种新的语言现象,还形成独特的“吧文化”,折射出人们多种社会文化心态。

关键词:“吧”族新词;词语模;语用分析;社会文化心态

继“酒吧”一词兴起后,近年来出现了“车吧”、“网吧”等“吧”族系列新词语。这类词语出现较多,增长较快,被视为能反映社会生活变化、且主流媒体曝光频率较高的汉语创新词汇,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本文拟从词语模理论和社会语用的新视角来进行探讨,以期推动“吧”族新词研究的深入。

一 “吧”族新词衍生的方式

“吧”族新词是在语言的求新机制、同化机制、类化机制等作用下涌现出来的,并借助网络媒介而迅速壮大起来。从衍生方式上看,一般而言,共同语中的一个新词的构型,通常有源于共同语内部、源于共同语外部以及源于共同语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等几种模式。其中,源于共同语外部的词,又可细分为源于外来语、源于本族语中的方言等模式。^[1]“吧”族新词的衍生模式与一般新词语的衍生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有两种方式。

1 套用词语模创造新词。词语模这个概念是李宇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新产生的词语有一个现成的框架背景,这个框架背景就象造词模子一样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每个词语模都可以造出一大批词语。词语模之所以能产,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它具有“现成性”;其二,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是一种思维模式;其三,大部分词语模都与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发展较快的社会领域有关。^[2]这一理

论和朱德熙先生提出的仿拟类推构造新词有相似之处。朱德熙先生认为利用汉语中现成的语素来仿拟类推构造新词。以某一词语为例,根据类化作用,采用同一种结构方式,以相同语素为语义基础,以所替换的不同语素为区别特征,构造出一组类似词群的语素化过程。真正的词缀只能依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联系,没有意义上联系。^[3]从“吧”字词源上看,“吧”字产生较晚,是“巴”的同源分化字。《宋本广韵》中收录此字,解释为:“吧,吧大口貌。”意思是张大嘴巴的样子。又解释为:“吧,吧呀,小儿忿争。”也就是小儿生气争吵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吧”多用作语气词,表示一种号召、建议、请求的语气。有时“吧”也作模拟声音的象声词,这两种用法中“吧”都是虚词。“吧”族新词中的“吧”演变成音同形同,但语义完全不同的一种新形式。语义上,“吧”引申为提供某种服务和休闲娱乐的场所,这一点和现代汉语的词缀语义完全虚化不同。“吧”族新词是以“吧”语素的引申义为基础,替换“吧”前后不同语素,构造出的一系列新词,这种衍生方式恰好与词语模的构词方式吻合。形成了套用词语模创造新词的方式。只要具备特定功能或设施的休闲场所都可以套用这个词语模来命名。这既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又容易被人们接受,能产性非常强。

2 借用音译兼表义的外来词。对于新词的产生

*收稿日期: 2008-10-20

基金项目: 株洲市社科联课题“时尚新词语及其社会文化心理蕴涵研究”(ZZSK08023);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时尚新词及其语用价值考察分析”(08C054)

作者简介: 李珂,女,湖北武汉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语用学及方言学教学研究。

除了自创外,一部分借用外来词,这是当代新词语衍生较明显的趋势,尤其是当某些新事物新概念一时很难完全用本民族语言来指称时,直接借用外来词的机率更高。选择语音对应的而在概念意义上并无关联的语素表达新的概念或意义,产生音译新词。“酒吧”一词较早出现,“酒吧”中的“吧”是 bar 的音译外来词,“吧”与 bar 没有意义上的任何联系,只是音同形同罢了。并且在意义上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词义扩散过程。英语中的意义主要指卖酒或饮酒的地方,也常指出售酒、饮料、食品或其他某种特定商品的柜台或场所。进而引申为“提供某种服务或休闲娱乐的场所”。“X 吧”中的“X”采用了“注释+音译”的译介方式。如:“酷吧”是用音译自英语的 cool 加“吧”构成,“酷”是英语“cool”的音译词,同时,“酷”这个汉语原词,本身也包含了“cool”的一部分意义。但是汉语原词的“酷”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英语“cool”,英语“cool”的意义包括:凉爽的、冷的/冷静的、沉着的/冷淡的、薄情的/无所顾及的/无所畏惧的、(颜色)素净的、冷色的/极好的、绝妙的/(音乐、绘画等)超然冷漠的、强调理性的等。汉语原词的“酷”的意义包括为:酒味浓厚/熟/谷熟、刑罚残酷/残暴、表程度/极/甚、香气浓郁/灾难/悲痛、惨痛/困苦等,汉语原词的“酷”在现代汉语口语中极少单用,而音译“cool”的“酷”表示极好的/绝妙的/超然冷漠的/无所顾及的/无所畏惧等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已较广泛使用。这些都是汉语原词“酷”所不具有的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音译“cool”的“酷”相对汉语原词的“酷”是一个新词。“酷吧”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类词还有:“迪吧”(disco)、“幽默吧”(humor)等。

二 “吧”族新词的结构特征

“吧”在新词中的位置固定,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具有构词的类化性(即标志词性的作用)。从音节多少看,以“吧”为类词缀的新词语主要有三种音节式:“X 吧”、“XX 吧”和“XXX 吧”。其中,双音节和三音节占“吧”新词的绝大多数。四音节的则较少,词根“X”大多数是名词性结构,小部分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结构。“吧”与词根结合时位置固定,大多在后缀的位置上。也有在前缀和中缀的位置,即“吧 X”、“X 吧 X”等形式,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如“吧台”、“道吧网”等。根据词根“X”词性的不同,可将“吧”族新词分为五类:

1. 名词/名词性词组+吧。这一小类词占了“X 吧”新词的大多数,如:“股吧”、“报刊吧”、“彩票吧”、“零点吧”、“小说吧”、“阿里吧吧”、“资源吧”、“财经吧”、“球吧”、“桥吧”、“贴吧”、“大学生吧”、“意思吧”、“车吧”、“简历吧”、“表情吧”、“心灵吧”、“校园吧”、“茶餐吧”、“图吧”、“假日吧”、“海边吧”、“同志吧”、“百度吧”、“考试吧”、“文章吧”、“陶吧”、“社会学吧”、“期货吧”、“影视吧”、“房吧”、“摄影吧”、“新闻吧”、“词吧”、“音乐吧”、“摩托吧”、“迪吧”、“书吧”、“网吧”、“鸟吧”、“米粉吧”、“服饰吧”、“话吧”、“邮吧”、“玩具吧”、“家电吧”、“冰吧”、“水吧”、“醋吧”、“果吧”、“粥吧”、“巧克力吧”、“氧吧”、“泥吧”、“树吧”、“指甲吧”、“首饰吧”、“鞋吧”等等。涉及到文化潮、休闲、求知、艺术、科技、童趣、健身、饮食、养生、时尚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 动词/动词性词组+吧。如:“泡吧”、“淘吧”、“动吧”、“读吧”、“改吧”、“看吧”、“问吧”、“聊吧”、“翻滚吧”、“表演吧”、“哭泣吧”、“发泄吧”、“游戏吧”、“醒悟吧”等。这一类的“X”是动词性结构,加上“吧”后变成名词性结构。

3. 形容词/形容词性词组+吧。如:“酷吧”、“开心吧”、“清吧”、“凉吧”、“热吧”、“幽默吧”、“健美吧”等。这一类的“X”是形容词性结构,加上“吧”后变成名词性结构。

4. 形容词+动词+吧。如:“慢摇吧”、“好想吧”等,第一个“X”是形容词,第二个“X”是动词,组合在一起加上“吧”后也变成名词性结构。

5. 动词+名词+吧。如:“交友吧”、“击剑吧”等,第一个“X”是动词,第二个“X”是名词,组合在一起,加上“吧”后也变成名词性结构。

综上所述,“X 吧”中的“吧”有表名词性的类化作用,是名词的构词标志。

三 “吧”族新词折射的社会文化心态

语言就像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特征。社会文化心理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层的价值和在长期历史中积淀的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观念。大量新词语的出现说明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人们又用相应的文化心理接纳这些新词。^[4]“吧”族新词已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已深入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吧”文化潮流,折射出当今人们的几种

社会文化心态。

1 趋时求新的心态。词汇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变化、思想观念的更新。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词语要及时记录它们,以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如今,在紧张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追求健康、情趣和讲究文化氛围的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空间的“零距离”与心灵的“远距离”的矛盾使人们背负着身心的双重压力。人们寻求一种身心的放松,渴望倾诉与交流,于是,这种具有特定功能或设施的“吧”文化为之提供现代、时尚的休闲、娱乐、社交的方式,引领着新时尚新潮流。对求新求变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是促使“吧”文化形成的最初原因。

2 展现个性的心态。个性化的“吧”文化已是城市里的一种时髦的表现,各种酷味浓郁的“吧”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诸多时尚一族,选择适合自己性格的“吧”是人们展示自我、精神寻求的体现。以新新人类自居的酷男辣妹,追逐时尚,“吧”文化自然成了他们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书吧”、“陶吧”、“织布吧”、“玻璃吧”、“击剑吧”、“水吧”、“冰淇淋吧”、“茶吧”、“迪吧”、“痛快吧”陆续兴起,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消费群体,都可以从中得到各自的满足。

3 强势同化的心态。强势语言的普及是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表现为经济强势同化、政治强势同化、文化强势同化和教育强势同化等形式。^[5]一些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人们生活质量不断

提高,精神需求、审美情趣和品味也随之不断提升,“吧”族新词的流行正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强势同化心理,如:把茶馆的招牌改称为“茶吧”,吃冷饮的地方改称为“冰吧”,喝粥的地方改称为“粥吧”,就连打电话的亭子也改称为“话吧”。这些词因为有“bar”音而具有了洋味,满足了人们崇洋的心理,倍受人们的喜爱,为人们所喜闻乐用。并由此衍生了系列的“吧”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吧”文化。

“吧”族新词已演变为都市的时尚流行语,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它的流行与人们的文化心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是互动的。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研究、处理相关的语言现象及社会文化问题,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于全有. 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研究的“非常”语言现象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0(1).
- [2] 李宇明. 词语模 [M] / 邢福义. 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 1999.
- [3]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9
- [4] 李珂, 彭泽润. 湖南时尚方言词语及其文化心理透视 [J]. 湖南社会科学, 2005(2).
- [5] 雷冬平, 陈芳. 也谈长沙方言“策”[ts'ə⁴¹] [J]. 汉字文化, 2008(4).

(责任编辑: 黄声波)